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三十五回 論競爭閑談黨派 借農桑引出軍操

卻說東方法問老少年送個什麼名字，老少年道：「《山海經》『夸父與日逐走』，這個車既是要趕著太陽走，倒可以叫做『夸父車』。」東方法道：「這是斷章取義。這一句的下文，那夸父並逐不到日的。我這個卻要逐得到。如何好叫『夸父車』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李嶠詩：『蒼龍遙逐日，紫燕回追風。』就叫『蒼龍』車也好。」東方法道：「這是詠馬詩，如何扯到車上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張文成《釋迦像碑》：『驥從東道，方申逐日之功。鵬舉北溟，皆戢摩霄之翼。』不如叫個『東驥』罷。」東方法笑道：「獵了一個鵬還不夠，還想獵第二個麼？」面說笑議論，正要再到別廠去看，忽聽得半空中吼了三聲鐘，已交酉初工了。眾工匠魚貫而出。東方法便讓寶玉等上車，仍舊駛回客座，便留夜飯，開了客房留宿，以便明日再看各廠。從此寶玉在工廠耽擱了兩三天，縱觀各種鬼斧神工的製造，不住的嘖嘖稱羨，深幸開了許多見識，不負此游。忽然一天，多藝士拿了一張報紙，笑嘻嘻的走來道：「原來你們打了海底獵，回來還進貢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怎麼報上有了麼？」藝士遞了報紙過來。老少年和寶玉一同觀看，只見上面一條，標題是「記君德」三個字。底下刻著：

某月日，內閣抄奉諭：本日覽某某等啟，並進呈冰貂裘一襲，浮珊瑚十枝，寒翠石十座。據稱得自南極，冰貂雖于冰地御久亦溫，珊瑚澇暑置之而涼，驗之珊瑚良然。惟是卿等冒萬險而獲此，除分博物、動物兩院外，不自置用，而以歸之于朕，朕受之亦復何安？使卿等獲億兆京垓之貂，綴為裘以衣被天下，朕亦何妨受此！今天下皆無而使朕獨有，配吾民皆不畏寒而朕獨畏寒乎？朕倘受而衣之，更何顏以對諸臣民？珊瑚亦然。然竟拒而不納，未免有負卿當相愛之盛心，爰命玉人，截取珊瑚一角，留朕案頭，以為卿等其仍以分置博物院中，俾與我國民同增聞見。朕亦與有榮幸焉，欽此。

寶玉看了，不覺心中暗暗嗟歎道：有這樣的皇帝，怪不得他們情願專制了。而且那上諭的措詞，何等謙抑！除了一個朕字，幾幾乎看火出上諭來。足見這裡是君民一德的盛治了。據此看來，果然立憲、共和也及不到他。

寶玉正呆呆的想著出神，忽聽得老少年道：「珊瑚、翠石都安置好了，我們可以去看了。」寶玉看那報紙時，果然刊了佈告出來。便問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幾時去呢？」我少年道：「這裡都看遍了，就可以去得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說，今天就走罷。」藝士道：「不知可還是坐飛車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天氣熱得很，還是隧車風涼些。」藝士道：「隧車今天趕不到了，路上又要耽擱一宿，不如明天走罷。明天早上動身，恰去趕到那裡。」老少年、寶玉一齊稱是。當日又看了幾種小巧玲瓏的機器。

夜來無事，便在園裡散坐乘涼。寶玉誇說各種機器，便在園裡散坐乘涼。寶玉誇說各種機器，藝士道：「我們日夕研究，不過略有所得。只恐怕被別人爭了先著，每年必派人到外國去，查考他們各種器械，幸而還不曾落後。」寶玉道：「外國便不曾到過，然而他們輸入中國的，心曾略為見過一二，何嘗及到這個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說來也好笑，去年一個朋友到美洲去，回來帶了一張照片。照的是他們那裡的空中飛艇。那照片，照的是一片黑影，分不出顏色，倒也罷了，那飛艇的款式更是可笑！艇的上面裝上一個式的輕氣球，臥放在艇上，艇的兩旁裝了四個翅式的帆篷。看他樣子，全靠氣球上升，飛艇也要仗風力。聽說他們拿到會場上賽會呢！」藝士歎道：「這也難怪，他們的識程度只有這點。譬如我們百年前頭要想騰空，還不是仗氣球麼？就是我們五十年前的飛車，雖不仗氣球，然而還是取象于鳥。不是回碰壞了一輛，鬧了事，只怕到今日我們也還不知改良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常聽人說，沒有黨派，就沒有競爭；沒有競爭，就沒有進步。實境上下一心，自然沒有黨派了，何以進步又如此之速呢？」東方法道：「那是不相干的人不要好的話。處處要有人和他比較，才肯用心。沒有人和他比較，就不肯用心。所以要靠競爭，才有進步。不知就是沒有競爭，只要時時存了個不自足的心，何嘗沒有進步呢！並且，我們何嘗沒有黨派，不過黨派不在自己家裡罷了。」寶玉詫道：「不在自己家裡，卻在那裡呢？」東方法道：「我們自己本國人聯成了一黨，那不同黨派的，自然是外國了。若要競爭，便和外國人競爭，何嘗沒有競爭呢？可笑近來的人，開口便說同胞，閉口也說同胞，卻在同胞當中分出多少黨派，互相攻擊，甚至互相詬罵。遇了知道自重的，不和他較量；他看見人家不理他，便是攻及人家麼德，訐及人家隱事，自鳴得意。這種真是小人之尤，狗不若的東西。靠了這種黨派，要求競爭進步，不過多兩個小人罷了！有什麼進步呢？我們自家合了全國，聯了一黨，和外國人競爭，那黨派不更大？競爭不更烈？進步不更速麼？至於本國的人。何嘗沒有意見不對的？但是遇了意見不對地方，彼此都互相討論，大家剖腹的商量，務求歸于一致，方才罷手。從來沒有看見別人的宗旨和自家不對，便恣行攻擊那種野蠻暴戾的舉動。」

寶玉歎道：「所以能夠上下一心，臻此盛治，未嘗不自和氣中來。」又問道：「昨天看見貴廠的總機器，爐子燒的是地火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來，還要請教。那飛車和水底船，與及舢舨之類，又不見燒煤，是燒什麼的呢？」東方法道：「種機器只第一次用時，要燒一回火，蒸來氣出，連動了機器，生出了電火，從此就借電火蒸氣。蒸出氣來。仍是連動器，機器仍能發出電火。所就周復始，生生不已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了。此刻我們廠裡，也打算改良，要用電火了。」寶玉道：「爐子裡用的地火不亮，何以點燈的又那麼亮呢？」東方法道：「那是燈頭上配置好了化孝藥料的；沒有藥料，一樣的不亮。」談談說說，夜色已深，方才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老少年和寶玉過東方法、多藝士，僱了隧車，到中部文字區而去。傍晚時候到了，出了隧道，到了博物院，見士接著相見。寒暄已畢，見士道：「二位從那裡來？可曾回去過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在智字區看了幾天工廠。昨天看見貴院的佈告，知道珊瑚等都安置好了，特地來看大才的佈置。還沒有回去過呢！」見士道：「二位冒了萬險取來，區區的佈置又何足道？前天述起有信來，問二位的蹤跡。說政府裡又贈了頭等牌，請二位去領受呢。」寶玉道：「獎牌的使者，不知可是等著？要是等著，我們倒可耽擱，要快點回去，免累得人家老等。」見士道：「述起已代領下了，慢慢的不要緊。二位要看珊瑚，請去看看，再來請用晚飯罷。」

說罷起身，引二人出了客座，到了寶藏。只見珊瑚林旁邊，已蓋了一間大廠房，把那五色繽紛透明的合抱大珊瑚，都種在廠房裡面。未曾走近，已覺得寒氣森森。那海鯨就架在珊瑚樹上，或高或低，盤旋折的裝起來大有天矯欲動之勢。寶玉道：「這個佈置，倒是合而為一，卻也別。我只是這鯨魚不合放在寶藏裡面。」見士道：「因為這鯨魚，所以才蓋了廠房擋雨。這個還是暫時草創，還要起造圍牆，另標名字。因為這珊瑚冷得利害，我帶了回，便把小的解下一塊，銼成一寸見方，放在太陽地下試驗，已經一丈闊沒有熱氣了，積聚了那些還了得麼？所以要用圍牆圍住了。牆上用不透氣的木板攔著，免得他寒氣侵出來。」

三人速速的看了一會，方才回到客座。見士又道：「敝院把那大珊瑚都留下了，寒翠石只留下一塊，其餘和那小珊瑚都分送到各處博物院去了。貂鼠也只留下一個，其餘也都分開了。只有進呈頒回來的貂裘，和那二十座珊瑚，都留在敝院，海馬也在這裡。今天晚了，等明天都看看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不過因為那鯨魚及珊瑚太大，看看佈置罷了。那些還看什麼呢？」當時晚飯既畢，二人就在博物院安歇一宵。

次日，即別了見士，仍坐了隧車回到強區，到水師學堂裡，見了述起。述起拿出書記回來上諭，給二人自過。又拿出獎牌來。寶玉妾過獎牌。只見比前回的又自不同。前回は圓的，這回是定勝式的，有一寸長，七八分寬。當中用碎寶石鑲了姓名，上面鑲了「頭等冒險勇士」六個字，底下也鑲了好些寶石。卻是細如蛛絲，看不清楚是花是字。只見老少年也拿了他自己的在那裡細細觀看，又向述起借顯微鏡。述起拿了出來，老少年對著鏡子看了一會，遞給寶玉。寶玉也拿自己的對著鏡子看，原來是一篇敘述海底遊獵的記，夾敘夾議的，誇獎的不得。對著鏡子看，見那字有綠豆般大，再看看姓名三個字，卻有碗口般大。便問述起道：「這鏡子有幾倍呢？」述起道：「這是我們平常用的，不過一萬倍罷了。」寶玉吃驚道：「那不是平常用的要幾倍呢？」述起道：「心有二三萬倍的，也有五六萬倍的，說不定。只是我總沒有自見過十萬倍的。聽見說東方法裡有一個，不知確不確。」寶玉頓足道：

「可惜這句話聽見得遲了，不然在那裡時，倒可以問問。倘是有的，也多開一點眼界。」當下略談數語，便辭了述起出來。僱了飛車，仍回旅館。

此時寶玉熟了，沒事時，便到鬧市上去逛。忽然想起，我只管看這個市景，卻沒看見過言裡的野景，何不問問老少年呢？想罷，便尋著老少年，問要看看野景，當到那裡去看？老少年道：「看什麼野景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過要看看農桑罷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農桑各處都有，南部慈字區、東部仁字區最盛。那沒有什麼看頭，同別處的都是一樣，不過這裡沒有阡陌。」寶玉道：「沒有阡陌，怎樣分得開誰的田土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裡一切耕耨、播種、刈獲都用機器，倘仗用阡陌分開了，那就應了一句話：『地小不足以迴旋』了。」說得寶玉一笑。老少年道：「那野景沒有什麼看頭，今天報紙上刊了陸軍的佈告，說後天大操，我們倒是去看陸軍大操罷。」寶玉大喜道：「如此更好，但不知在那裡操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在北部中字區。那裡是邊防最要緊的地方，所以設了重鎮。」寶玉道：「人人都可以看得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到了操時，還專派了職員，接待來賓呢。我們要看，不必驚動他的職員。那一位陸軍都督，複姓西門，名管，表字子掌，是我的相熟朋友。我們只到他那裡看，不更看得清楚麼？」寶玉喜道：「如此更妙了。我們明天動身，不知多少時候可到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坐了飛車，早去，中上就可以到了。」於是，寶玉安排看操。

不知果去看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